

罗马文化

朱龙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朱龙华 著

罗马文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文化 / 朱龙华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199-0

I. 罗... II. 朱... III. 文化史-古罗马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625 号

罗 马 文 化

作 者: 朱龙华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4201—6400

ISBN 7-80681-199-0/K · 045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1	第一章	罗马的兴起
16	第二章	罗马文化的源流
38	第三章	罗马文化的形成
66	第四章	群星璀璨、风云聚汇的时代
99	第五章	凯撒和西塞罗
127	第六章	奥古斯都的文化政策
147	第七章	诗坛的兴旺与建筑的辉煌
175	第八章	帝国初期的政治与文化
194	第九章	法学与史学
216	第十章	帝国初期的罗马建筑
238	第十一章	艺术与文学
266	第十二章	科学技术与经济生活
286	第十三章	丝绸之路通大秦
309	第十四章	帝国后期的危机与古典文化的衰落
326	结束语	
330	注释	
339	后记	

第一章 罗马的兴起

公元 1776 年,正当美国独立战争处于紧急关头,英军已在纽约附近登陆,革命部队司令华盛顿和其他领导人还聚集在纽约城内谋筹对策。然而,就在那些风云骤变的日子,据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约翰·亚当斯的回忆,他和华盛顿以及亨利·诺克斯将军畅谈的话题却是古罗马的历史,特别是罗马名将费比优斯(费边)临危不惧终于拯救祖国的故事,这些谈话可能给日后继华盛顿任美国第二任总统的亚当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余年后,他特将此转告于后来继他出任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杰斐逊,杰氏遂郑重地录之于自己的日记中。^①

这段历史佳话形象地说明了罗马文明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千百年来,罗马对于他们始终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名字,它既指一座名城,一段古史;也代表着一个文明,一种传统,而且在西方人眼中,这是可作楷模的、第一流的文明和传统——古典传统(西方语文中“古典”一词源于拉丁文 classicus,意即“第一流的”、“最上乘的”)。因此,他们口口声声“言必称希腊罗马”,承认他们的古典传统源于希腊,而发扬光大于罗马。多少年来,罗马及其代表的古典文明成为西方人士迈向各个新领域的引导,就像但丁在《神曲》中开始神游时尊罗马诗人维吉尔为向导一样。无论从政治到军事,从法律到诗词,从建筑到美术,人们以罗马古典为良师益友,因此西方近代第一个新文化称为文艺复兴,即以复兴古典达到实质上的创新。从文艺复兴到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又到华盛顿、杰斐逊的时代亦莫不如是。这就不难理解,当独立战争危急之际,亚当斯和诺克斯将军会以费比优斯为激励人心的话题,而当杰斐逊将此事写入日记的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劝勉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关

键窍门也是：“快去翻翻普卢塔克^②的书……”

从世界文明史的全局看，罗马文明除了其固有的成就外，确实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上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人类文明的长河固然是全球各地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但若择其大势，就不难看出有一个我们通常说的东、西方两大文明、两大系统争荣并茂的格局，如果说东方文明是以繁花似锦、色彩纷呈见长，那么西方文明便是一脉相传、自成一体。从希腊罗马到近代、现代，西方文明总有那么一条迥异于东方文明的、我们可笼统称之为“西方传统”的东西贯穿其间。而罗马文化承先启后的关键作用正是促成这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这样说呢？

按照古代文明发展的惯例，一个世界性的古代文明地区或文明古国，是在其帝国阶段达到文明的繁荣高峰，这种情况概见于东西方，希腊罗马自不例外^③。然而，在共同受制于这一规律的情况下，希腊作为西方文明开倡者的特殊之点就在于：它的城邦以小国寡民的规模却建立了奴隶制民主政治或公民政治，而希腊文明的重要成果大多是在民主城邦环境中取得的。但是，在上述规律影响之下，希腊仍将走上建立大国和帝国的道路，因此它的城邦很快陷入危机，接着便是马其顿王国的称霸、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时代的帝国与王国。亚历山大的远征使希腊文明的范围从欧洲扩及亚、非两洲（在非洲达到埃及，在亚洲包括从叙利亚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许多西方学者喜欢就此而说其后的希腊化时代是东方希腊化了。然而，就像亚历山大到了埃及就自居为埃及阿蒙神的儿子，到了波斯就自封为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继承人那样，建立在东方的希腊化帝国和王国是完全承袭东方体制的，甚至希腊化文明之吸取东方遗产也是它取得积极成果的一个重大因素。因此，对比于东方希腊化之说，我们毋宁说是希腊东方化了，若从城邦终于归入帝国的格局看，希腊化各国日趋东方化更是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文明是否能保持其特点、作为西方文明的滥觞而继续在欧洲发展下去，是值得怀疑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罗马文化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罗马也是以城邦起家，它的文化也是基本上全盘继承希腊的，但罗马却在希腊化后期（公元前2世纪）从一个城邦发展为统治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大帝国，又仍然保持共和国的体制。虽然罗马后来也从共和国转化为帝国（帝制下的帝国），其帝国体制却具有一些不同于东方帝国的西方特点，充分继承希腊遗产

的罗马文明也在帝国初期达于繁荣鼎盛,从而使东西方文明双峰并立之势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确立起来。罗马人对自己肩负的这种历史使命是有所预感并引以自豪的,它反映在维吉尔的那段著名诗句之中:

“毫无疑问,别人
会把青铜像铸造得精美无比,
会把大理石刻得栩栩如生,
会在法庭诉讼上说得头头是道,
会用规尺计量天体的运行,
会预告星辰的升起。
但你们,罗马人呵,
却要牢记以威力统辖天下万民。
这正是你的天才所在——
在世界推行和平之道,
对顺服者宽宏大量,
对桀骜者严惩不贷。”^④

在维吉尔的诗句中,“推行和平”就是传播文明之意,可见他(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人士)对罗马文明承先启后的意义已有所领悟。但他的诗中也接触到了评价罗马文明的一个老问题:正如诗中“毫无疑问”承认的那样,希腊人(诗中的“别人”)在文化领域的建树要比罗马人更多、更出众。在维吉尔心中,这种承认还包含着后学对师辈的崇敬,就像他的《伊尼阿特》是处处以荷马的《伊里亚特》为楷模一样。但在近人文化史研究的论坛上,这种承认却涉及评价罗马文化的一个关键方面:既然希腊优于罗马,那么罗马在文化方面是否只是抄袭而无创造?更有甚者,既然罗马也像东方那样建立帝国并在帝国阶段达于文明的鼎盛,那么罗马文明是否与希腊文明有根本区别?如果把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源泉和楷模,那么罗马文明是否仍有与希腊并称的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这些问题对于维吉尔和罗马人自然不会存在,对于文艺复兴直到18世纪的西方人士说来,它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因为他们那时接触的古典文化遗产主要来自罗马,对希腊的了解也多半经过罗马的折光,希腊罗马并称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但是,从19世纪以来,人们对希腊文明有了直接的接触

和更深入的理解,相对说来贬低和否定罗马的倾向就逐渐加强,到了 20 世纪,这种倾向在古典文化研究领域中几乎成为主流。手边的一个著例就是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写的《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一书^⑤,它虽然承认“罗马精神不是东方类型的精神”,却强调罗马与希腊有着根本的区别,用伊迪丝的话说,那就是罗马与希腊相距之远,犹如罗马之如东方^⑥。因为“当领导地位从希腊转移到罗马的时候,希腊的思想、科学、哲学、数学以及对于世界本质及其各种形式的执著研究也就终止了许多世纪。而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正是希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标志”^⑦。因此,结论很明确:希腊罗马并称实属虚枉。“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的希腊、罗马世界具有共同的特征。其实这是神话式的虚构。……西方与东方之区分,在于人们事中的理性至上原则——它诞生在希腊,而且在整个古代世界中只存在于希腊一个国家之中”。^⑧

伊迪丝·汉密尔顿的书对希腊文明的评述是相当杰出的,它对其哲学、文学、戏剧、历史、宗教和艺术皆有生动介绍与精辟分析,唯独上述否定罗马的论断未免有失偏激。其实,伊迪丝提到的那些研究在罗马时代仍有人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只是成就可能不如希腊之高罢了。至于相距遥远之比,如果我们着眼于世界文明总发展中东西方两大系统并立的大势,那么就应该看到希腊罗马既然皆有异于东方,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就是次要的,更何况罗马还有前面提到的那种承先启后的作用呢?因此,近来人们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评价罗马,即使在维吉尔首先指出的“青铜像、大理石”之类艺术创作,也是一般人认为罗马最逊于希腊的领域内,近年来不少学者亦另倡新说,主张罗马有自己的创造,它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接触到也解决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被西方学术界评为“宏篇巨著”^⑨的德国学者贝尔纳·安德烈亚的《罗马艺术》一书(1973 年法文版,1978 年英文版)^⑩,就强调罗马文化和美术在共和末期、帝国初期与后期皆紧密联系于社会政治的需要而不断有所创新。显然,这种褒贬起伏的变化,也是和人们对罗马文化的深入研究(包括考古发现提供的新资料)分不开的。可以说,经过这么一段反复,我们对罗马文化以及整个古典世界的了解将更为全面、更为充实。

我们这本小册子将从这种新的理解出发,历史地考察罗马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在评价其具体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到它与西方古典传统的联系。有趣的是,当我们想到一个中国人应当如何看待罗马文化时,我们祖

先对于第一次(当然是极模糊地)传来的罗马信息的反应却是很有启示性的。可能出于古人素朴的直觉,当时的汉朝人士立即友好地把罗马类比我们于我们的神州,竟给它取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大秦”,因为“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①。这个“有类中国”的赞词岂不隐含着某种东西方文明互为呼应的历史感受么?或许,它也可能为我们对罗马的考察带来一些亲切感吧?!

让我们从罗马的兴起说起。

罗马,现代意大利的首都,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在古代,它一直是罗马共和国的首都,历时几近500年(公元前510—前27年),接着又戴上了罗马帝国首都的桂冠达503年(公元前27—公元476年)。然而,当它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于历史舞台上时,却只是台伯河边乱草丛中一只母狼的栖身之地。直到今天,罗马市民对

那只母狼仍深怀感恩之情,在他们的城徽上刻着母狼的形象,在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卡彼托林广场)边,墙角处还特别保存着一座自古以来就放在那里的兽笼,其中永远饲养着一只母狼……细心的读者不难想到,这母狼一定和罗马城最初的建立有密切关系。确实,它是罗马建城的美丽传说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正是它用狼乳救活、喂养了日后建造罗马城的罗慕路斯!尽管传说无法确证,母狼的形象却为我们标明了罗马建城初期的原始时代的背景。

对于这个远古原始时代,只有考古材料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确切但又零散的信息,从其中我们知道罗马城所在的台伯河沿岸山丘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便有人居



表现罗马建城传说的浅浮雕,左下角有母狼哺婴的场面

住,建立了青铜文化的村落,到公元前1000年代初,又进入铁器时代。这里的青铜时代居民并非罗马人,可能只是当地几个土著民族的混合。罗马人则属于拉丁族,而拉丁族又是分好几批由北而南进入意大利的印欧语族的一支。拉丁族进入意大利的年代,各家说法不一,大致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到1000年代初期之间。但拉丁人的主要聚居地不在台伯河沿岸,而在其东南面广表达百余里的拉丁姆平原。比较靠近河岸的是另一批印欧语族——萨宾人,而在拉丁人和萨宾人的周围,还居住着其他几批先后迁入意大利的印欧语族人,如埃魁人、伏耳西人、翁布里亚人、萨莫奈人等等。在罗马诸山的铁器文化遗址中,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已出现一些拉丁姆地区的典型文物,如茅屋形骨灰罐之类,可看作是拉丁人来到罗马的物证。这一变化可能和台伯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些伊达拉里亚人的国家有关,因为他们和拉丁人、萨宾人皆有贸易联系,建成了好几条南来北往的商道,其中较重要的一条穿罗马诸山而过,其渡口更位于日后成为罗马城的母狼栖身地附近。拉丁人为了控制这个渡口,可能派人常住于此,后来这些人和萨宾人混合建立一个联盟,这大概就是罗马建城的最初由来。可是,在古人的传说中,这段相当平常的过程却被渲染为一个动人的神话故事了。

据说,拉丁姆的亚尔巴·龙加城的国王努米托被他的弟弟阿穆略篡夺了王位,他的儿子也被杀而只剩下一个叫西尔维亚的女儿。阿穆略害怕他会被西尔维亚的子孙推翻,遂强迫西尔维亚充任维斯塔女祭司,这种女祭司必须终身保持童贞,不得婚配;他又将西尔维亚囚于孤塔之中,不许外人接近。但是,战神马尔斯却来到塔中,和西尔维亚相爱,使她生下孪生子罗慕路斯与勒摩。阿穆略知道后,除迫害西尔维亚外,还将孪生兄弟投入台伯河中。战神马尔斯设法救了西尔维亚,投在水中的双婴也被漂到岸边,由一只母狼喂乳养活(罗马人认为狼是归马尔斯驱使的野兽)。后来,双婴又被牧人法斯图卢斯收养,他们长大成人后,便杀死阿穆略,使努米托重登王位。但他们不愿在亚尔巴·龙加生活,遂来到台伯河畔母狼哺养他们之处建一座新城,以罗慕路斯之名而叫它罗马。罗马城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而罗慕路斯选定建立城寨的具体地点,自然是罗马诸山中最靠近台伯河岸、也就是最靠近母狼哺乳处的巴拉丁山。

建城以后有关罗马历史的传说还有两件:一是罗慕路斯和他的孪生弟弟勒摩争吵的事,据说勒摩竟被其兄杀死,葬于和巴拉丁相对的阿芬丁



法国 17 世纪画家普桑的油画《萨宾妇女被劫》

山，罗慕路斯登王位，建立了独自一人的国王统治，史称王政时代；另一则是著名的罗慕路斯与其部属抢劫萨宾妇女的故事，因为拉丁移民中没有妇女，罗马人只有从邻近的萨宾人中寻找配偶，可是和平求婚难以奏效，罗慕路斯便使用计施以武力掠夺。据说他大肆宣扬召开了一次竞技会，特邀萨宾妇女踊跃参观，暗地里却让手下武士都埋伏在会场四周，待他一声令下，他们便把所有萨宾妇女掳为妻室。这就是西方艺术中常用的“萨宾妇女被劫”的题材，由于罗慕路斯是罗马开国之君，他的劫掠又出于不得已的苦衷，因此后代艺术家往往对这个实际上是极端野蛮无礼的情节有所淡化，而乘机尽情表现在激烈对抗中的男女人体的运动。对于罗慕路斯说来，这次抢劫虽然解决了罗马社会生活的一大难题，却招致萨宾人的深恶痛绝，结果是双方大动干戈，激战不已，最后又引出另一个萨宾妇女的故事：她们在一次大激战中奋不顾身冲进战场，以自己的血肉之身隔开罗马人和萨宾人的刀枪，恳求双方停战言和，因为这时无论哪一方都是她们的亲人：罗马人是丈夫，而萨宾人是父兄。由于她们的干预，罗马人和萨宾人才从仇敌变成亲家，两族和睦定居于罗马城中，罗慕路斯一度邀萨

宾国王共治罗马,他死后继任为第二位罗马国王的就是一位萨宾人。毫无疑问,这段萨宾妇女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也成为西方艺术家喜爱的题材,而表现得最称杰出的则是达维德的那幅油画。

正如许多古代传说那样,有关罗马建立的种种故事也包含一定的真实历史内容的内核。罗慕路斯从亚尔巴·龙加来到台伯河畔建立新城,实为拉丁移民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移民带军事驻防性质,因此给它添上战神和母狼;担负驻防任务的只能是壮男组成的“小分队”,所以要去抢掳萨宾妇女,而罗马人最终是和萨宾人组成混合的村落,因此有萨宾妇女恳求和平的插曲。甚至勒摩被其孪生兄长杀死并葬于阿芬丁山也可看作是日后罗马社会内部激烈的斗争埋下伏笔,因此反对贵族的平民和一切反对当权者的被压迫群众都为勒摩洒下同情之泪,而阿芬丁山日后一直是平民反对派的一个大本营。

传说中的王政时代在罗慕路斯之后还有六位国王,且各有其具体的在位年数,但罗马建城(亦即建国)的第一年究竟如何推算则各家说法不一,其中以瓦罗^⑩之说最为流行。按他的推算,罗马建城之年折合公历当在公元前753年,由此可得各王在位的具体年代^⑪:

罗慕路斯 公元前753—前715年

努玛·庞皮留斯 前715—前673年

图鲁·霍斯梯留斯 前673—前641年

安库·马尔修斯 前641—前616年

塔克文·普里斯库斯 前616—前579年

塞维·图里乌斯 前579—前534年

塔克文·苏佩布 前534—前509年

传说也为罗慕路斯以后诸王添加一些政绩和武功,例如说努玛·庞皮留斯热心宗教,修订日历和组建僧团,图鲁·霍斯梯留斯(拉丁人)则举兵征服了罗马人的母邦亚尔巴·龙加,而安库·马尔修斯(萨宾人)在整顿军旅之余也注重建设,他修造了罗马的海港奥斯提亚并在台伯河上架起第一座桥梁。可是接下来的第五位国王却是一位外族——伊达拉里亚人塔克文,他的母亲是伊达拉里亚贵妇,父亲却来自更远的希腊,是科林斯人德马拉图斯。这个传说就把我们带入了更为复杂的历史环境。

原来,罗马所在的台伯河对岸一带,早就是伊达拉里亚人控制的地区,正如前所述,拉丁人来到罗马建立据点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加强和

控制与伊达拉里亚的贸易联系,所以从罗马建城伊始,就与伊达拉里亚人有密切接触,不仅有一些伊达拉里亚人来此经商居留,罗马人在政治斗争和作战中甚至请求过伊达拉里亚人的援助,说明他们也插手罗马的军政活动。例如,据传在那次由于抢劫萨宾妇女而引起的战争中,就有一位名叫凯里乌斯的伊达拉里亚将军率领一支人马来帮助罗慕路斯,由于他的贡献,罗马城中一座山丘就命名为凯里乌斯山,而罗慕路斯手下将领中亦不乏来自伊达拉里亚的人。既然伊达拉里亚人在罗马已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罗马诸王世系中最后出现几位伊达拉里亚人的国王也就可以理解了。传说中把塔克文的践位形容为和平登基、臣民共庆,实际上却是罗马人出于民族自尊而掩盖了伊达拉里亚人一度统治罗马的事实。有一个故事说塔克文以显贵身份来到罗马,扈从甚众,当他的车驾临近罗马城时,突然一只老鹰从天而降叼走了他的帽子,在空中盘旋一周之后又把帽子戴回他的头上,家人遂以此为将践大位之兆,这就说明他不仅有自己的一批人马,而且进城之前就有做国王的预谋。因此,塔克文来到罗马后,就千方百计取得老王安库的信任,在安库死后便排挤其子嗣而自荐为王,建立了伊达拉里亚人的王朝,此后第六任国王塞维·图里乌斯虽是拉丁人,却是他的女婿,而在塞维之后王位又归塔克文家族,这就是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国王塔克文·苏佩布。

我们在这里用较多篇幅介绍王政时代的传说,倒不在于考核其史实的真伪,而是要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以这些多半属后人编排的古史传闻探究罗马人如何塑造自己最初的历史和文化形象。如果说,我们从罗慕路斯的传说看出罗马立国的尚武精神和适应环境的能力,那么有关伊达拉里亚诸王的传说则反映了罗马兴起的复杂背景及其走上希腊式城邦国家发展道路的机遇。就像黄帝、尧、舜的传说在我国古史研究中尽管争论颇多,却是探索我国民族精神的形成绝不可少的内容一样,罗马王政时代的种种传闻也是我们剖析罗马精神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从考古材料上看,公元前8世纪出现于巴拉丁山上的茅棚只意味着当时的罗马仍是原始社会晚期的农业村落,因此罗慕路斯建城和登基为王皆属虚妄,实际上罗慕路斯和他以后的三位国王都只是军事民主制(原始社会最后阶段的政治组织)的军事首领。考古材料反映的罗马真正建立城市和国家的标志不在于巴拉丁山上是否有人居住,而在于巴拉丁山脚下的那片沼泽荒地从什么时候变成了罗马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场所,也就是日后在

罗马历史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罗马广场”。这个广场位于巴拉丁山、卡彼托林山、奎里纳尔山、凯里乌斯山和厄斯奎林山之间,是联络各山的一个理想地点,罗马建城后自必居城市中心之位,但在农业村落时期,这片荒地却起不了这个作用而只被当作墓地坟场。考古发掘表明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开始,这儿不再有墓葬,沼泽逐渐被排干,路面铺了砾石,并出现了市集、房屋之类建筑,也就是说,荒地开始变成了广场。从日后罗马严禁城内置墓一事看,可见这儿已被圈入城区,排水铺路、建筑房屋等工程自然也属于真正建城的内容,而其时也正好和塔克文·普里斯库斯在位之年相符,因此目前史学界都认为到伊达拉里亚统治时期罗马城才真正建立。罗马人自己的传说中也曾提到塔克文兴修水渠、排干沼泽、大建神庙等事,并把修筑囊括诸山的城墙的功绩归于塞维·图里乌斯(至今罗马火车站附近还残留着一段称为“塞维城墙”的土城),只是他们过分强调了拉丁族的罗慕路斯首先建城的开国元勋的大功,这些后代诸王的建设就只是继续前人而不甚突出了。但考古材料证实建城开始于伊达拉里亚统治之时却点破了罗马人“欲盖弥彰”的苦心。但伊达拉里亚王朝不仅带给罗马一些耻辱与怨恨,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以至了解真相的历史学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达拉里亚的统治无论从正反方面看都可作为罗马走上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的起点。

伊达拉里亚人统一了罗马各山上的村落而建立起真正的王国统治,同时也把伊达拉里亚较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带入罗马,诸如城墙的修筑、广场的开辟、神庙的兴建、水利的开发等,皆有考古材料为证,而工商业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国家体制、王权礼仪的渐趋完备等等,也是可从各种迹象中看到的。总而言之,我们可说是在罗马土地上看到了一个伊达拉里亚式的王国。关于伊达拉里亚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两章详论,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是在罗马出现一个伊达拉里亚国家,或者说,仅仅是在众多的伊达拉里亚国家中再增加一个罗马“小兄弟”,那么历史上可能就不会出现什么称雄三大洲的罗马帝国。因此,重要的是不仅仅看到伊达拉里亚建立统治一事,还要看到这种统治建立后引发的罗马社会和文化演变的特色——罗马人如何在伊达拉里亚统治下走上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伊达拉里亚统治期间,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日趋强烈和直接。对于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十分奇怪的现象,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前文提到的塔克文·普里

斯库斯的父亲是来自希腊科林斯城的人也就不难理解。原来,伊达拉里亚文化是充分吸收了希腊文化的,当时希腊殖民城邦遍布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伊达拉里亚与之交往密切,甚至和希腊本土各邦也有所接触,因此,罗马最初接受的希腊文化影响多半以伊达拉里亚作中介,例如希腊字母便是经伊达拉里亚袭用后传于罗马,演变为拉丁字母。无论塔克文之父为科林斯人的传闻是否属实,但却暗示在罗马得势的伊达拉里亚人是和希腊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因为从台伯河上溯罗马而北往伊达拉里亚各地的商路,正是希腊产品运至伊达拉里亚的重要通道;考古发掘也证实,在伊达拉里亚统治后期,雅典黑像式陶器运往罗马的数量有大幅度的增长。然而,当这股希腊风猛吹的时候,伊达拉里亚的王朝统治者也为自己带来了麻烦,因为这股风不仅传播希腊的商品和文明,还传来希腊民主政治的信息。正是在塔克文



伊达拉里亚人的壁画《吹管乐手》

为王之时,雅典进行了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类信息如何传入罗马,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后发生的两件大事却证实了它的影响:一是继塔克文登位的塞维·图里乌斯进行了民主改革,而且他的各项改革措施几乎可说是梭伦改革的翻版;另一则是继塞维为王的塔克文·苏佩布(高傲的塔克文)暴虐无道,终为罗马民众所逐,他们决定废除王政,改建共和,开始了罗马共和国长达500年的历史。显而易见,发生了这两件大事后,罗马就走上了一条其他伊达拉里亚式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发展道路,变成了类似希腊但又拥有自身特色的古典城邦。

按古代国家从小到大最后建立帝国的通例,各个文明地区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时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若干奴隶制小国,都有国王主事

(由军事民主制的军事首领变为各小国的国王),然后各小国经联合、吞并形成一个大国,最终达于帝国。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王权亦逐渐加强,由小王而成霸主直至位居皇帝至尊。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可以说大多数古代文明地区在其形成之初都有王权逐渐加强的趋势,唯一的例外是希腊的古典城邦,它们的王权(各城邦最初都有国王)不是加强而是很快便被削弱,终于建立共和国,激进的还实行奴隶制民主政治。现在罗马又开始步希腊的后尘,跻身于古典城邦的行列,尽管罗马在公元前509年成立共和国时只是意大利诸多政治势力中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国,它在这片地区中却可谓得风气之先,若能充分发挥其地利人和的优势,前途将未可限量——而罗马日后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分析一下传说中的王政时代后期伊达拉里亚统治造成的这些历史机遇,实为我们了解罗马文化启开了一道门扉。具体地说,它至少有助于形成在整个共和时期都对罗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很有影响的几个传统:一是以塞维·图里乌斯的改革为表征的推崇民主改革、强调适时应变的传统,日后罗马社会内部的激烈斗争(例如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常能以一系列改革摆脱危机并促进民主的发展,虽然原因众多,这个传统却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另一则是以高傲的塔克文被赶下台为反面教材的憎恶专制独裁、反对暴君霸主的传统,在共和国存在的数百年间,王权一直是带有严重贬义的字眼,“想做国王”更是可使任何政治家身败名裂的劣迹,甚至在共和末年,建立帝制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这一传统仍足以使盖世英豪凯撒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它实际上也影响了日后终于建成的帝国体制的一些特色。最后一个传统(也是对罗马文化最有影响的传统),则可说是罗马人由此形成的对希腊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它首先表现为要在历史上和希腊人攀亲带故,要把罗马人的先祖形容为希腊远古历史上的一个成员,这就是著名的特洛耶英雄伊尼阿斯的故事。在希腊史诗中,特洛耶城与希腊联军大战十年,双方都出现许多英雄豪杰,特洛耶王子伊尼阿斯更在其中有突出地位,因为他是美神维纳斯的亲生子,特洛耶城破后,只有伊尼阿斯得以背负老父携带妻儿出逃。罗马人便认为伊尼阿斯是他们的远祖,传说他几经风险才渡海而达意大利,其时父、妻皆已亡故,他便娶意大利王拉丁努斯之女拉维尼亚,建拉维尼亚城,此即拉丁族的起源。伊尼阿斯死后,其子阿斯卡尼亚斯(又名朱理乌斯)在拉丁姆建立亚尔巴·龙加城,开启了罗马人所属拉丁支系的嫡派,而朱理乌斯以后又是罗马最重要的一个氏族的

名字(凯撒即出自此族)。亚尔巴·龙加王位历经数代而传至努米托,努米托生女西尔维亚,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罗慕路斯故事的由来了。因此,通过维纳斯——伊尼阿斯——罗慕路斯这条线,罗马人就不仅和希腊人攀了亲,还成为希腊天神的后裔。这个传说虽然是编造出来的,它的形成却很古老,可上溯到伊达拉里亚统治时期,因为近年在伊达拉里亚地区的考古发掘曾获得一尊约公元前6世纪的表现伊尼阿斯背负老父出逃的雕像,可见类似传说已在伊达拉里亚一带流行,罗马人只要把伊尼阿斯在家谱上和罗慕路斯联接起来,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表达他们这种认同感的最好形式。无怪乎这一传说日后被奉为罗马正式历史的开篇,而维吉尔倾毕生心血写成的巨作便是以它为内容的《伊尼阿特》。远古攀亲之后,下一步就是宣扬罗马历史古往今来的发展趋势是“希腊有过的,我们总会有”。雅典出现梭伦改革,罗马便应之以塞维·图里乌斯的改革,如此类推,双方历史大事和杰出人物可以对比配套,罗马虽追随希腊却又有彼此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不丧失自己的民族尊严。这种做法牵强附会之处自必不少,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罗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方向。与此相伴的必然结果便是罗马人对希腊文化采取的“拿来主义”和倾心仿效,几乎可说达到全盘吸收的程度。然而,由于这种吸收立足于社会体制大致相同的基础,其积极意义要比其他民族(例如伊达拉里亚人)之吸收希腊文化强烈许多,从而促成罗马担当起上面提到的发展西方文明的承先启后的作用。

从公元前509年(或510年)罗马建立共和国到公元前146年罗马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主人的几百年间,罗马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一、在内部发展上,先是通过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促成一系列政治改革,平民取得胜利,但贵族亦未失势,而是与平民上层组成新的显贵——元老阶级,这一过程约完成于公元前3世纪初,接着便是以元老阶级为奴隶主统治的核心,建立发达的奴隶制经济,使罗马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奴隶制帝国。二、在外部发展方面,则是不断开疆扩土,从吞并四邻到海外远征,终于建立地跨三大洲,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大帝国。也可以说,罗马外部发展的历史,就是在数百年间陆续进行千百次大小战争的历史。最初的征战还是出于自卫求存,因为共和国初年罗马仍处强邻包围中,北有伊达拉里亚诸邦,他们不仅以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控制着罗马所在的整个中部意大利,还有一股像塔克文家族之类被逐出罗马却准备复辟的势力,与罗马的关系自是形同水火;此外,罗马周围的埃魁